

東珍桐

軒席陰

筆放舊

錄(三)
談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錄 筆 軒 東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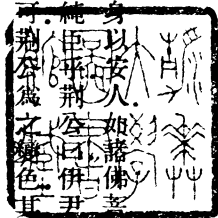
撰 泰 魏

東軒筆錄卷之九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爲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難色。其議論不合。多至相侵。率此類也。

劉敞王介同爲開封府試官。舉人有用畜字者。介謂音犯主上嫌名。敞謂禮部先未嘗定此名爲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而介以惡語侵敞。敞不校。旣而御史張戢桂灝并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爲議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敞也。謝表略曰。曠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是也。

陳恭公執中爲相。事方嚴少和裕。尤惡士大夫之急進。慶曆末。有郎官范祥上言解鹽利害。朝廷遂除祥陝西提刑。兼制置鹽事。祥詣中書。巡白曰。提點刑獄而兼利權。殆非無故。乞納敕別俟差遣。恭公曰。提點刑獄乃足下資序合入。制置鹽事乃國家試才。比已降敕陝西都運司。以解鹽事盡交與提刑司管勾。而足下之意。將如何也。苟有補於朝廷。固不惜一轉運司也。若靜言庸遂。自有誅責。豈可預欲僥求。祥以言中其隱。震灼而去。至和初。王荆公力辭召試。而有旨與在京差遣。遂除羣牧判官。時沈康爲館



職詣恭公曰。某久在館下。屢求爲羣牧判官而不得。王安石是不帶職朝官。又歷任比某爲淺。必望改易。恭公曰。王安石辭讓召試。故朝廷優與差遣。豈復屑屑計資任也。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之才。亦當爵位相先。而乃爭奪如此。學士之顏。視王君宜厚矣。康慚沮而去。

明肅太后臨朝。製眞宗政事。留心庶獄。日遣中使至軍巡院御史臺體問鞠囚情節。又好問外事。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詢究。故百司細微無不知者。有孫良孺爲軍巡判官。喜詐僞。能爲朴野之狀。一日市布數十端。雜染五色。陳於庭下。中使怪而問之。良孺曰。家有一女。出適在近。與之作少衣物也。中使大駭。回爲太后言之。太后歎其清苦。卽命厚賜金帛。京師人多貸馬出入。馭者先許其直。必問曰。一去耶。卻來耶。苟乘以往來。則其價倍於一去也。良孺以貧不養馬。每出必賃之。一日將押辟囚棄市。而賃馬以往。其馭者問曰。官人將何之。良孺曰。至法場頭。馭者曰。一去耶。卻來耶。聞者駭笑。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爲人沾激矯僞。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辰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翊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國受之而已。時又有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之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況始入劍門。卽發倉賑濟。旣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曰。

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情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會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子養，故一境闌子無大闕者。一日謁曾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不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彝曰：人之淹速詘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而尙屈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卽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將十年，未見如君之言。

熙寧初，富鄭公弼、曾魯公公亮爲相，唐質肅公介、趙少師忬、王荊公安石爲參知政事，是時荊公方得君，銳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呂誨、范純仁、錢顗、錢顥之倫，尤極詆訾。天下之人，皆莫爲生事，是時鄭公以病足，魯公以年老皆去，唐質肅屢爭上前不能，未幾疽發于背而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卽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子方死，悅道苦也。

歐陽文忠公自歷官至爲兩府，凡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爲。王荊公嘗歎其可任大事，及荊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是時歐陽公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荊公乃進之爲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歐陽公懲濮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辭。

恩命。繼以請老而去。荆公深歎惜之。

富鄭公弼。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還。仁宗嘉其有勞。命爲樞密副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政殿學士。一日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捐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耳。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譖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己愛民如此。眞堯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出。

許將坐太學獄。下御史臺。禁勘僅一月。日泊伏罪。臺吏告曰。內翰今晚當出矣。許曰。審如是。當爲白中丞。俾告本家取馬也。至晚欲放中丞蔡確曰。案中尙有一節未完。須再供答。及對畢開門。已及二更已後。而從人謂許未出人。馬卻還矣。許坐於臺門。不能進退。適有邏卒過前。遂呼告之曰。我臺中放出官員也。病不能行。可煩爲於市橋賃一馬。邏卒憐之。與呼一馬至。遂跨而行。是時許初罷判開封府。稅居于甜水巷。馭者懼過夜禁。急鞭馬躍。許失綏墜地。腰膝盡傷。馭者扶之于鞍。又疾驅而去。至則宅門已閉。許下馬坐於砌上。俾馭者扣門。久之無應者。馭者曰。願得主名以呼之。許曰。但云內翰已歸可也。馭者方知其爲判官許內翰。且懼獲墜馬之罪。遽策而走。許以墜傷。氣息不屬。不能起以扣門。又無力呼。是時十月。京師已寒。地坐至曉。迨宅門開始得入。

仁宗初逐林瑀。一日執政事奏罷談時政。而共美上以聰明睿知。洞察小人情狀。仁宗曰。卿等謂林瑀去而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曰。未諭聖旨。不識小人爲誰。仁宗從容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

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卹公得象爲相。又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它升拜不一。時石介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及有手鋤姦桢之句。頌出泰山。孫復謂介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卽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定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卽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已下。并凶肆棺斂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方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爲長者。

夏鄭公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閤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

西戎初叛。范雍以節度使知延州。環慶大將劉平。石元孫之兵二萬。自合水走延州。郭堡平去延州三十里。令軍士晚餐畢。列隊而行。至地名大柳樹。去延州二十里。日向夕。忽有來使。俗謂急脚子者。宣狀且云。延州范太尉傳語。已在東門奉候。然暮夜入門。恐透漏姦細。請寫放人馬。庶辨真僞也。二將唯諾。遂下馬據胡床。躬撥隊伍。每一隊行及五里以來。又放一隊。將及一更以後。約放及五十隊矣。二將忽顧問急脚子已失所在。二將大驚。遽使人偵視。卽云。延州城上並無燈火。而前隊不知所之矣。二將知有變。遂整陣而前。至五龍川。去延州纔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鳴。埃煙斗合。蕃兵牆進。倏忽之際。已陷重圍。蓋西賊前一夕。偷號入金明寨。殺李士彬。故東北路斷。而賊兵壓境。以致二將於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是時監軍內臣黃德和。以兵三千屯娘娘谷。去五龍川不及十里矣。方兵勢窘甚。裨將郭遵策馬奮刃突圍而出。請救於德和。德和畏懼不敢前。而更拒以他語。遵又赴延州。求救於雍。已城守不出。逮曉。全師俱沒。二將而縛。遵亦戰死。德和是夕引兵由娘娘谷東南指鄜州路遁去。蕃兵遂圍延州。州幾陷。會大雪。戎馬多凍死。乃解去。德和誣奏二將降賊。朝廷疑之。有旨禁其家屬。出御史文彥博鞠劾。彥博具得德和按兵不救。及枉路遁還之狀。又明二將不降。朝廷命斬德和於河中府。解二將家屬禁錮。而錄其子孫焉。

李重進之叛也。有二子方爲宿衛。太祖夜召面語之曰。而父何苦反耶。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乘傳往曉之。吾不殺汝也。二子伏泣戰汗。太祖趨遣之。重進方坐幃門。與諸軍議事。忽二子至。

又聞聖語。皆相顧大駭。士卒聞之。驚疑不測。而有向背之意。俄而王師壓境。重進不知所爲。與家屬赴火死。揚州平。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捨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爲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眞宗常語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出上黨發願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神兵自戢。故堅守不下。至煩再舉也。

東軒筆錄卷之十

曹翰以罪謫爲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序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複以授。內侍收複。以十千答之。泊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一大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卽日有旨詔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爲先鋒也。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丞相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卽降旨中書令。照真宗召种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卽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仁宗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

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張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煨汞爲白金。張曰。若能一火煨百兩乎。術士曰能之。張卽市汞百兩。俾煨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曰。若之術至矣。然此物不可用於私家。立命工鍛爲一大火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尋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人伏其不欺也。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而告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毀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罷。勉爲此。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歸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尙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慚然而去。

天聖五年。王文安公堯臣。狀元及第。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湖州。是年狄武襄公青始投拱聖營爲卒。晚年同入樞密院。武襄爲使。文安副焉。

宋鄭公庠。初爲翰林學士。仁宗嘗對執政。稱其文學才望可大用者。候兩府有缺進名。是時曾魯公公亮爲館職。在京師傳聞上有此言。遽過鄭公而賀之。鄭公蹙額曰。審有是言。免禍幸矣。魯公惘然不測而退。明年樞副闕。執政進名。仁宗熟視久之。徐曰。召張觀執政曰。去歲得旨。欲用宋庠。仁宗曰。觀是先朝

狀元合先用也。又嘗對執政稱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履歷將來兩府有闕進此二人。既而梁莊肅公適罷相。兩府次遷。執政以二人名聞。仁宗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上語奏陳。仁宗曰。若遂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言。蓋梁公之出。或云察等所擠。上之英鑒皆類此也。先朝翰林學士不領它局。故俸給最薄。楊億久爲學士。有乞郡表。其略曰。虛忝甘泉之從官。終作莫敖之餓鬼。又有方朔之饑欲死之句。自後乃得判他局。至元豐改官制。而學士無主判如先朝矣。丁寶臣守端州。儂智高入境。寶臣棄州遁。坐廢累年。嘉祐末。大臣薦得編校館閣書籍。久之除集賢校理。是時蘇軾新得御史知雜。首採其端州棄城事。遂出寶臣通判永州。士大夫皆惜其去。王存有詩云。病鸞方振翼。餓隼乍離韉。蓋謂是也。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尙在中書。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餓烏臺上噤無聲。未幾魯公亦致仕而去。

熙寧以來。凡近臣有風望者。同列忌其進用。多求瑕類以沮之。百方挑抉。以撼上聽。曾子先罷司農也。呂吉甫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農未盡未便之事件。張粹明罷司農也。舒亶代之。盡納丞簿言不了事件甚衆。又河北陝西河東爲帥者。各矜功傲進。往往暴漏邊事。污蔑隣帥。得罪則邊功在己。此風久矣。而熙寧元豐爲甚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荆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輿

皂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閑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指筭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丞相沆王文安公堯臣爲參知政事。始議立皇嗣而事祕不傳。雖一英宗亦莫知也。元豐中文安子同老上書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議也。其始終事並藏于家。及宣取上驚歎久之。是時鄭公劉公王公皆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遽召至闕。慰藉恩禮窮極隆厚。冊拜大尉。及還西都。上作詩送行。有報主不言功之句。兩府並出餞。皆有詩。王丞相禹玉詩有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蓋謂是也。

余充爲環慶經略使。風涎暴卒。素善王中正。中正多意外稱之。一日上前言及充之死。中正曰。充素道理性。至其卒時並無疾痛。倏忽而逝。上一日以中正之言稱於劉惟簡。惟簡曰。以臣觀之。恐只是卒死也。吳冲卿初作相。亦以收拾人物爲先。首薦齊諶并亮采。洎二人登對。咸不稱旨。又薦李師德爲臺官。而師德不才。自是秉政數年。以至薨日。更不復薦士。而三人者亦竟無聞於時也。

嘉祐中近臣執政多表乞立皇嗣。或云蔡襄獨有異議。洎英宗立。襄方爲三司使。仁宗山陵用度百出。而財用初甚窘。洎蔡夙夜經畫。僅能給足。用是數被詰責。永昭復土。蔡遂乞杭州。英宗卽允所請。韓魏公時爲相。因奏曰。自來兩制請郡。須三兩章。今一請而允。禮數似大簡也。英宗曰。使襄不再乞。則如之何。

卒與杭州其爲上不喜如此。

英宗素憤戚里之奢僭。初卽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璋家犯銷金。卽日下有司。必欲窮治。知開封府沈遘從容奏曰。陛下出繼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學士爲我平之。遘退坐府。召衆匠出衣示曰。此銷金乎。銷銅乎。匠曰。銅也。沈卽命火焚衣而罷。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於關中民妻。壽昌卽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爲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惋恨。會定爲中丞。劾軾嘗作詩謗訕朝廷。事下御史府鞠劾。將致不測。賴上保持之。止黜軾黃州團練副使。軾素喜作詩。自是咋舌不敢爲一字。

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張方平自承旨爲參知政事。不數日而以憂去。服除亦以宣徽使。學士院以承旨閣子。爲不利市。凡入翰林無肯居之者。熙寧初。王珪爲承旨。韓絳戲之曰。禹玉行將入宣徽營矣。未幾禹玉除參知政事。不久遂大拜。元豐官制改換左僕射。凡秉政十五年而卒於位。近世承旨之達無比也。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闕。則第一廳舍人爲之。嘉祐末。王荊公爲閣老。會學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爲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旣而魏公罷政。凡議論皆出安道之手。

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見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會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鄙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閣門祗候。皆號能吏也。

孫何榜。太宗皇帝自定試題。卮言日出賦。顧謂侍臣曰。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速相尙。今此題淵奧。故使研窮意義。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語未已。錢易進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

蔡挺爲江東提點刑獄。有處州職官。譖本州幕掾姦利事。蔡留職官於坐。呼掾面證之。而初無是事。職官慚懼辭伏。蔡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柰何譖無過之人乎。叱去之。自是無復譖毀。而人伏其不可欺也。

潭州人士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僊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亮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神臉清邁。滕知其異。人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山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慙然大笑而別。莫知所之。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置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逸爲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度漢水才十餘里。泌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度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西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所薦也。

歐陽文忠公自館下謫夷陵令。移光化軍乾德縣。知軍者虞部員外郎張詢。詢河北經生也。不能知文忠。而待以常禮。後二年。詢移知清德軍。而文忠自龍圖閣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詢乃部屬。初迎見文忠於郊外。詢雖負恐惕。猶斂板操北音曰。龍圖久別。安樂諸事。且望揜惡揚善。文忠知其村野。亦笑之而已。

至和中。陳恭公秉政。會嬖妾張氏笞女奴。迎兒殺之。時蔡襄權知開封府。事下開封窮治。而仁宗於恭公寵眷未衰。別差正郎齊廓看詳公案。時王素爲待制。以詩戲廓曰。李膺破柱擒張朔。董令回車擊主奴。前世清芬宛如在。未知吾可及肩無。廓知事不可。直以簡報王曰。不用臨坑推人。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卽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醺酒者。必先關廂使。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也。至和嘉祐之間。狄武襄爲樞密使。一夕夜醺。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聚有火光。探主馳曰。廂主又報開封知府比廂主判府到宅。則火滅久之。翊日都下盛傳。狄樞相家夜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爲知制誥。聞之。語權開封府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多光怪出屋。隣里謂失火而往救之。今日之異。得無類乎。此語誼於縉紳間。狄不自安。遽乞陳州。遂薨於鎮。而夜醺之事。竟無人辨之者。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雱自崇政殿說書。除待制。已在病中。不及告謝。而從其父荆公出金陵。越明年。荆公再秉政。舟至鎮江。雱勉乘馬。先入東府。翊日疾再作。歲餘遂卒。竟不及告謝。而跨狨坐者。止得一日。

陸經慶曆中爲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祕演房。語笑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睥睨經曰。禍作矣。僅在頃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爲祕演勸免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牒已俟於門。陸惶懼不知所爲。復見箕踞者。行且笑曰。無苦。終復故物。旣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荆公時爲館職。頗祐之。旣而功不成。仲昌賊敗。劉敞侍讀以書戲荆公曰。要當如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荆公答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鄙宗夷甫也。但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熙寧中。詔王荆公及子雱同修經義成。加荆公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授命。故參政絳賀詩曰。陳前與馬同桓傳。拜後金珠有魯公。

東軒筆錄卷之十一

熙寧中周師厚爲湖北提舉常平。張商英監荆南鹽院。師厚移官。有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言於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師厚坐是降官。後數年。商英爲館職。囑舉子判監於舒賈。賈繳奏其簡。商英坐是奪官。始舒賈爲縣尉。斬弓手節級。廢斥累年矣。熙寧中張商英爲御史。力薦引之。遂復進用甚峻。至是反攻商英。然亦世所謂報應者也。

陳恭公在眞宗時。自疏遠小臣。始建儲嗣之議。仁宗德之。慶曆中。由參知政事拜相。仁宗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諭曰。卿草陳執中麻。當令中外無言乃善。故有納忠先帝。有德朕躬之語。仁宗稱善。世亦無敢議者。

英宗卽位赦天下。凡內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是時荆南所給縑帛。皆故惡不堪。旣陳於庭下。軍士睨之失色。揚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爲。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變起矣。是時張師正爲州鈴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帑中□□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爲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劍於庭下。披胸示之。羣校茫然自失。遽聲喏受賜而去。

熙寧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覲。王庭老。潘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侵夜。皆黜責。又因借司

寮船家人而坐計傭者。有作絲鞋而坐剩利者。降斥紛紛。是時孔嗣宗爲河北提點刑獄。求分司而去。嗣宗性滑稽。作啓事敍其意。略曰。弊室數椽。聊避風雨。先疇二頃。粗足衣糧。這回自在赴筵。到處不妨聽樂。倩得王郎伴舅。且免計傭。賣了黑黍新絲。不憂剩利。蓋謂是也。

劉攽劉恕同在館下。攽一日問恕曰。前日聞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丁君閑冷。無人過從。我故冒雨往見也。攽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請求耶。恕勃然大怒。至於詬罵。攽曰。我偶與子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測。異時方知是日恕實有請求於丁。攽初不知。誤中其諱耳。

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唯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應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爲戲也。

仁宗朝。兩制近臣得罪。雖有賊汙。亦止降爲散官。無下獄者。旋亦收敍。熙寧初。龍圖閣學士祖無擇始以太官下秀州獄。是時鄭獬知杭州。上章救解。言甚切直。爾後許將。沈季長。劉奉世。舒亶相繼下臺獄。而天下習熟見聞。莫有爲救解之者。

錢俶入朝。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及賜還本國。復宴餞於便殿。屢勸以巨觥。陛辭之日。俶感泣再三。太祖命於殿內取一黃復。封識甚密。以賜俶。且戒以塗中密觀。泊卽塗啓之。凡數十軸。皆羣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

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者久之。聖性仁恕如此。

孫覺孫洙同在三館。覺肥而長。洙短而小。然二人皆髯。劉攽呼爲大胡孫。小胡孫。顧臨字子敦。亦同爲館職。爲人偉儀幹而好談兵。攽曰。爲顧將軍。而又好以反語呼之。爲頓子姑。攽嘗與王介同爲開封府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多用畜積字。畜本音五六反。廣韻又呼玉反。聲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攽爭之。遂至誼忿。監試陳襄聞其事。二人皆贖金。而中丞呂公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奪主判。是時雍子方爲開封府推官。戲攽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攽答曰。然吾已入文字矣。其詞曰。切見開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合坐大笑。

王荆公爲館職。與滕甫同爲開封府試官。甫屢稱一試卷。荆公重違其言。寔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觀也。觀平日與甫親善。其爲人薄於行。荆公素惡之。至是疑爲滕所賣。忿見於色。辭滕遽操俚言以自辯。且曰。苟有意賣公者。令甫老母不吉。荆公怏然答曰。公何不愷悌。凡事須權輕重。豈可以太夫人爲呪也。荆公又不喜鄭獬。至是目爲滕屠鄭沽。

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爲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爲窮塞主。

之詞。及王尙書素出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塔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嘉祐中。禁林諸公皆入兩府。是時包孝肅公拯爲三司使。宋景文公守益州。二公風力久次。最著人望。而不見用。京師諺語曰。撥隊爲參政。成都作副樞。虧他包省主。悶殺宋尙書。明年包亦爲樞密副使。而宋以翰林學士承旨召景文道長安。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蓋謂差除兩府。足方被召也。爲承旨又作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鼇峯更上頭。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者。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命試其術。置壇於外苑。凡數旬無效。乃曰。臣見太皇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亦不深罪。止斥於郴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蓋謂是也。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爲樞密使。會大雪。歐陽文忠公與陸學士經同往候之。遂置酒於西園。歐陽公卽席賦晏太尉西園賀雪歌。其斷章曰。主人與國共休戚。不唯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深不平之。嘗語人曰。昔日韓愈亦能作言語。每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却不曾如此作鬧。

張密學奎。張客省亢兄弟也。奎清素畏慎。亢奢縱。斲弛。世言張奎作事。笑殺張亢。張亢作事。嚇殺張奎。楊

景宗本以軍營卒由椒房故爲觀察使。暴橫無賴。世謂之楊骨槌。一日語奎曰。公弟客省。俊特可愛。只是性麤疏。奎快然不悅。歸語元曰。汝本世家。服膺名教。不知作何等事。致令楊骨槌惡汝麤疏也。

林洙少服苴勝。晚年發熱多煩躁。知壽州日。夏夜露臥於堂下。爲鼓角匠以鐵連鑼擊殺之。洎擒鼓角匠。問所以殺守之情。曰。我何情。但中夕睡中。及大醉。若有人引導。見故榜上鐵連鑼。遂攜之以行。自譙樓至使宅堂前。蓋甚遠。而諸門扃鑰如故。莫知何以至也。朝廷以守臣被殺。起獄窮治。自通判以下咸被黜。時富鄭公爲相。以洙無正室。頗疑姦吏共謀殺者。曾魯公爲參政。獨曰。若是謀殺。必持鋒刃。鄭公之疑遂解。

歐陽文忠公與李端明淑素不相樂。嘉祐中。文忠爲翰林學士。會除李爲承旨。歐陽公遂乞洪州甚切。又移疾不入者久之。未得請而李卒。旣而文忠爲樞密副使。

王章惠公隨知揚州。許元以舉子上謁。自陳世家。乃唐許遠之後。章惠率同僚上表薦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恩。而通判以下皆不從。章惠遂獨狀薦之。朝廷以爲郊社齋郎。元有材謀。曉錢穀。爲江淮制置發運判官。以至爲使。凡十餘年。號爲能臣。終天章閣待制。

韓忠憲公億知揚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誣執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囊之畜。嫂姪皆訴于州。提刑轉運使母勘劾。多爲甲行賂於胥吏。其嫂姪被笞掠。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矣。洎韓至。又出訴。韓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

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常秩居潁州。仁宗時近臣薦其文行。召不赴。歐陽文忠公爲翰林學士。尤禮重之。嘗因早朝作詩寄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熙寧中文忠致仕居潁州。秩被召而起。或改文忠詩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雞。

尙書郎周越以書名。盛行於天聖景祐間。然字法軟俗。殊無古氣。梅堯臣作詩。務爲清切閑談。近代詩人鮮及也。皇祐已後。時人作詩。尙豪放。甚者粗俗強惡。遂以成風。蘇舜欽喜爲健句。草書尤俊快。嘗曰。吾不幸寫字爲人比周越。作詩爲人比梅堯臣。良可歎也。蓋歐陽公常目爲蘇梅耳。

有近臣知潭州。會儂智高犯邕筦。以致乘船至廣東。廣州被圍。凡官軍戰者皆敗。近臣因會客次。客有歎曰。此皆士卒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有折北。近臣曰。此何異歐市人以戰也。蓋漢書作歐字。音驅。而近臣不識。誤讀爲歐。打字坐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獵侍郎狀杜宰相。信有之也。

唐垆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爲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鷄。垆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卽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翊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頗諠于殿陛。主上怒降垆爲太常寺大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垆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李璋嘗令費孝先作卦影。畫鳳立于雙劍上。又畫一鳳據廳所。又畫一鳳于城門。又畫一鳳立重屋上。其未畫一人。紫綬偃臥。四孝服臥于旁。及璋死。其事皆驗。劍上雙鳳者。璋爲鳳寧軍節度使也。廳所者。嘗

知鳳翔府。末年謫官郢州。召還卒於襄州鳳臺驛。襄州有鳳林闕也。兩子侍行。璋旣病久。復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璋薨。四子縗服之應也。

自至和嘉祐已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滕甫之父名高。官止州縣。甫之弟申。狼暴無禮。其母尤篤愛。因是每陵侮其兄。而閭政多紊。人譏笑不一。門下章惇與甫遊。舊多戲玩。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克諧以孝耳。

陳恭公拜集賢殿太學士。時賈文元公昌朝當國。張方平草麻。有萬事不理。繫胡廣之能言。四夷未平。賴陳平之達識。賈公深惡之。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閱古堂。自爲記書于石。後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闕。其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真將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

宋元獻公庠初罷參知政事。知揚州。嘗以兩隻鵝贈梅堯臣。堯臣作詩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走。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宋公得詩。殊不悅。

東軒筆錄卷之十二

呂惠卿嘗語王荊公曰。公面有黚。用園葵洗之當去。荊公曰。吾面黑耳。非黚也。呂曰。園葵亦能去黑。荊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葵其如予何。

張鑄河北轉運使。緣貝州事。降通判太平州。是時葛原初得江東西提點銀銅坑冶。欲薦鑄。而移文取其脚色。鑄不與。但以詩答之曰。銀銅坑冶是新差。職比催綱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脚色。下官縱蹟轉沉埋。吳孝宗字子經。撫州人。少落拓。不護細行。然文辭俊拔。有大過人者。嘉祐初。始作書謁歐陽文忠公。且贊其所著法語十餘篇。文忠讀而駭歎。問之曰。子之文如此。而我不素知之。且王介甫。曾子固。皆子之鄉人。亦未嘗稱子何也。孝宗具言。少無鄉曲之譽。故不見禮於二公。文忠尤憐之。於其行。贈之詩曰。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旣得喜且歎。古士不並出。百年猶比肩。區區彼江南。其產多材賢。吳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渺盈百川。疏決以道之。漸歛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袖藏新文編。忽從布褐中。百寶薄在前。明珠雜璣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柰何初無聞。吳生不自隱。欲語羞俛顏。少也不自重。不爲鄉人憐。中雖知自悔。學問苦貧賤。自謂久乃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惑。幸冀蒙洗滌。我笑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子。何異於衆人。衆人爲不信。積微成滅身。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遑巡。於斯二者間。愚智遂以分。顏子不貳過。後

世稱其仁。孔子過而改。日月披浮雲。子路初來時。冠雞佩獬豸。斬蛟射白額。後卒爲名臣。子旣悔其往。人誰禦其新。醜夫事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言。庶可以書紳。孝宗至熙寧間。始以進士得第一。命爲主簿而卒。旣嘗忤王荊公。無復薦引之者。家貧無子。其書亦將散落而無傳矣。故盡錄文忠之詩。亦庶以見其迹也。

陳晉公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爲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爲三等稅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爲稱首。後李侍郎諮爲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

皇祐中。梁莊肅公爲相。以益州路轉運張揆爲三司副使。時議不厭。是時王逵罷淮南轉運使。至京久無差遣。人或問曰。何爲後於張揆也。逵曰。我空手冷面而至京。豈得省副耶。此論尤喧。故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迭上疏論之。已而三御史皆斥逐。知制誥蔡襄繳詞頭。不肯草制文論其事。故莊肅亦罷去。景初謝表略曰。丞相以姦而犯法。政當奈何。御史之職在觸邪。死亦不避。蓋謂是也。

孫參政抃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口。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傲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鞠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斤車御史。治平中。英宗再起呂溱知杭州。時張紀爲御史。因彈呂溱。昔知杭州時。以宴遊廢政。乞不令再往。其誥詞有朝朝只在湖上。家家盡發淫風。尤爲人所笑。

苗振以列卿知明州。熙寧中。致仕歸鄆州。多置田產。又自明州市材爲堂。舟載歸鄆。時王達亦致仕。作詩嘲振曰。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此句傳至京師。王荊公大怒。卽出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事。子韶又言知杭州祖無擇。亦有姦科之迹。於是明州秀州各起獄鞠。治振與無擇敗斥。熙寧已後。數以謠言起獄。然自達詩爲始也。

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而不收。天聖已後。文章多尙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甚悉。句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鬪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傳于時。今集中無此論。頃見連庠誦之耳。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攽見而笑曰。君眞所謂汗淋學士也。治平初。濮安懿王冊號。其原寢皆用紅泥雜飾。攽謂同舍王汾曰。比聞王賁賜緋。得非子自銀章之命耶。其喜謔浪如此。

余爲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太守陳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窠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穽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窠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孝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質於老吏。是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於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輿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尙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也。鍾離名瑾。合肥人也。

張待問爲淄州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中利用通姻。復憑世廕。大爲一邑之患。縣令憚其勢。莫與之校。張一日承令乏。適會伯達以訟至庭。卽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爲本路轉運使。衆皆爲張危之。或勸以自免而去。張曰。盧公固賢者。安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嬰意。一日士倫巡案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父賴君懲之。今變節爲善士矣。爲發薦章而去。王荊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卽納節讓同平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

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答。元豐末。荆公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旣而荆公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

元豐中。屢失皇子。有承議郎吳處厚。詣閣門上書云。昔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嘗因下宮之難。而全趙氏之孤。最有功於社稷。而皆死忠義。逮今千有餘歲。廟食弗顯。魂無所依。疑有祟厲者。願遣使尋訪塚墓。飾祠加封。使血食有歸。庶或變厲爲福。是時鄆王疾亟。主上卽命尋訪。未數月。得二塚於絳州太平縣之趙村。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大建廟。以時致祭。而以處厚爲將作監丞云。

馮樞密京熙寧初。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時。王左丞安禮以池州司戶參軍。掌機宜文字。馮雅相好。因以書詫于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吾閉目不窺。但日與和甫談禪耳。平甫答曰。所謂禪者。直恐明公未達也。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伏其言。

蘇舜元爲京西轉運使。廨宇在許州。舜元好進。不喜爲外官。常快快不自足。每語親識。人生稀及七十。而吾乃於許州過了二年矣。

熙寧庚戌冬。荆公自參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荆公以未謝恩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後三年。公罷相知金陵。遂納節辭平章事。又乞宮觀。久之得會靈觀。

使遂築第於南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遽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爲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窗之詩。公憮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季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終不近古。」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者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而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君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爾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坐皆大笑。余每評詩，亦多與存中合。頃年嘗與王荊公評，余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原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歐陽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耳。荊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謂有味矣。然余至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荊公之意，信乎所言之殊不可強同也。」

陳恭公事仁宗，兩爲相，悉心盡瘁，百度振舉，然性嚴重，語言簡直，與人少周旋，接賓客以至親戚骨肉，未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唯仁宗嘗曰：「不昧我者，唯陳執中耳。」及終也，韓維、張洄諡之曰「榮靈」。仁宗特賜曰「恭」，薨復月餘，夫人謝氏繼卒，一子纔七歲，諸姪俱之官。葬日，門下之人唯解賓王至墓所，世人嗟悼之。梅堯臣作挽詞兩首，具載其事，曰：「位至三公有，恩加錫諡無。再調金鉉鼎，屢刻玉麟符。已歎鸞同穴，還悲鳳少雛。擁塗看鹵簿，誰爲畢三虞。」公在中書日，朝廷百事叢，王官多不喜。天子以爲忠，富貴人間少。恩榮歿後隆，若非笳鼓咽，寂寞奈秋風。

劉丞相沆鎮陳州日。鄭獬經由。丞相爲啓宴於外庭。使妓樂迎引至通衢。有朱衣樂人悞旨。公性卞急。遽杖於馬前。旣卽席。酒數行而公得疾。昇還府衙而終。先是張侍讀環夢公馬前有一朱衣人被血而立。至是果有此變。梅堯臣爲公挽詞詩二首。具載其事云。處外諸侯重。居朝聖主知。祚逢庚子日。夢異戊丁時。歸棹江山遠。凝笳道路悲。欲傳千古迹。佐世本無爲。古今皆可見。富貴不常存。歌者未離席。弔賓俄在門。朱輪空返轍。淥酒尙盈樽。人事固如此。令名貽後昆。

皇祐末。諸司使陳拱知邕州。有旨任內無邊事。與除開門使。是時廣源蠻酋儂智高檄邕州。乞於界首置榷場。以通兩界之貨。拱不報。久之智高以兵犯橫山寨。掠居民畜產而去。拱慮起事而失開門使也。皆寢不奏。亦不爲備。司戶參軍孔宗旦知其必爲患。移書於拱。乞爲備衛。拱不省。宗旦以糧料院印作移文。遍檄隣州及沿江郡縣。俾爲應援。未幾智高乘水漲。以兵犯邕。殺拱而屠其城。執宗旦欲降之。宗旦瞋目大罵。智高命斬於市。陳尸於路。時盛暑。蠅不集而尸亦不壞。智高懼。命埋之而去。

東軒筆錄卷之十三

仲簡知處州。治爲浙東第一。朝廷累擢爲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會儂智高破邕管。沿江而下。屠數郡。遂圍廣州。而簡應敵之備。可笑者甚多。沈起知海門縣。有治勦。朝廷擢爲御史。後拜待制。知桂州。會宜州蠻獠侵王口寨。起備衛甚乖。又欲征交趾。愈益踈繆。是致交趾入寇。三州被害。孫永俊明文雅稱于時。中間以龍圖學士知秦州。會邊有警。永以怯懦。爲邊人所輕。三人者。皆才臣。一當邊患而敗事被斥。豈將帥自有體。固非可以常才強也。

舊制轉運使官銜帶按察二字。慶曆中。沈邈、薛坤爲京東轉運使。欲盡究吏民之情。乃取部吏之儉狷者四人。尙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俾偵伺一路。而四人怙權頗致搔擾。時謂之山東四佞。王達、楊執、王鼎。皆爲轉運按察。尤苛暴虐。時謂之江東三虎。仁宗知其事。下詔戒勅。削去按察二字。後澆風漸革。而士大夫務崇寬厚。無復暴察之名矣。至熙寧中。執政建言。天下官吏皆持祿養交。政事頽靡。務相容貸。蓋由在上無督責之實。於是出臺閣新進。分按諸路。謂之察訪。旣而又分三院御史爲六察官。領六察。按以督舉中外事。自是按察之政復行矣。

章樞密惇。少喜養生。性尤真率。嘗云。若遇饑。則雖不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父亦不拜。在門下省。及樞密。益喜丹竈。餌茯苓以却粒。骨氣清粹。真神仙中人。蘇子瞻贈之詩云。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

蛇綠骨輕。蓋謂是也。

秦州徐二公者。異人也。無家無子孫。親屬亦不知其何許人。日持一箒。以掃神祠佛殿。未嘗與人言。有問則不對而走。忽發一言。則應禍福。呂參政惠卿既除喪。將赴闕。便道訪二公拜而問之。二公驚走。呂追之。忽回顧曰。善守。呂再拜而去。意謂俾其善守富貴也。及還朝。除知建州。徐禧沈括新敗。懇辭不行。又乞與兩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資政殿學士。知單州。即善守之應也。

石參政中立。事太宗爲館職。至真宗末年。猶爲學士。一夕夢朝太宗面諭。以將有進用之意。石謝訖。將下殿。不覺鏘然有聲。顧視乃魚袋墜于墀上。及覺大異之。不數日。有參預之命。謝日方拜起。亦覺有聲。顧視則魚袋墜地矣。

歐陽文忠公嘗言。昔日夷陵從乾德泊舟於漢江野岸。中夕後。聞語言歌笑。男女老幼甚衆。亦有交易評議。及叫賣果餌之聲。若市井然。迨曉方止。翊日舟人問之。云聞聲但不見人。而四瞻皆曠野。無復蹤路。文忠乃步於岸。遠望有一城基。近村而詢之。即曰古隋地也。

舊傳東京相國寺。乃魏公子無忌之宅。至今地屬信陵坊。寺前舊有公子亭。丁謂開保康門。對寺架橋。始移亭于近東。寺基舊極大。包數坊之地。今南北講堂巷。即寺之講院。戒身。即寺之戒壇也。

王朴爲學士。居近浚儀橋。常使服頂席帽步行。沿河以訪親故。王嗣宗爲中丞。退朝適見市人奪物而走。嗣宗躍馬追及。斥左右執之。宋白爲翰林承旨。遊委巷。爲趙慶所持。魯宗道爲宮僚。飲于仁和酒店。前

輩通脫簡率如此。亦法制寬簡也。

舊制憲府不預遊宴。太宗幸金明池。召中丞趙昌言。上元觀燈。召知雜謝泌。憲官預宴自二人始。國初知判州府。不以履歷先後。分州郡小大。但急於用人。或遇闕卽差。陳晉公恕先知大名府。後知代州。翟守素先知西京。後知商州。張鑑先知廣州。後知朗州。皆非謫降也。

太宗時靈州之役。轉運使陳緯死之。神宗朝永樂之役。轉運使李稷死之。

陳晉公恕知貢舉。精選文行之士。黜落極衆。省榜才放七十二人。而韓忠憲公億預在高等。晉公之子楚國公執中。至和中再爲相。薦忠憲之孫宗彥爲館職。故翊世交契爲重。及楚公薨。忠憲之子維爲禮官。諡楚公爲榮靈。而諡議之中。尤多詆毀。呂內翰湊常嘆斯事。以爲風義之可惜。

范文正公仲淹。自知開封落待制。以吏部員外郎知饒州。出都時。唯王待制質錢宿于城外。泊水道之官。歷十餘州。無一人出迎迓者。時陳恭公執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迎送問勞。甚至。雖時宰好惡。能移衆人。而方正之士。亦不可變也。

舊制凡責授散官。卽服章亦從本官職。雖近侍宰相不免也。楊憑自京兆尹謫臨賀尉。張籍詠之曰。身著青衫騎惡馬。東門之東無送者。沈佺期云。姓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韓退之祭湘君文云。今日獲位於朝。復其章綬是也。國初尙有此制。盧多遜自宰相責崖州司戶參軍。出獄日。青衫跨驢。祖宗朝赤縣筦庫。猶差館職人。故錢易知開封縣。孫僅知浚儀縣。韓魏公琦監左藏庫。皆館職也。

國初官舟數少。非達官貴人。不可得乘。李丞相迪謫衡州副使。鄭載在淮南。爲假張馳子客舟以行。朱巖第三人及第。賃舟赴任。王禹偁送詩曰。賃船東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褐初。

丁謂爲宰相。將治第於水櫃街。患其卑下。旣而於集禧觀鑿池。取棄土以實。其基遂高爽。又奏開保康門。爲通衢。而宅據要會矣。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范仲淹爲參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爲奇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自古爲國興財利者。鮮克令終。不然亦禍及其後。漢之桑弘羊。唐之韋堅、王鉷、楊慎矜、劉晏之徒。不可勝紀。皆不自免。本朝如李諮元子。陳恕林特子。孫不免非命。豈剝下益上。陰責最大乎。

漢丞相子。猶不免戍邊。唐王方慶爲宰相。子爲西川叅軍。國初侯仁寶。趙中令普之甥。知邕州十年。陳恭公父爲叅知政事。公自泉州惠安知縣。移知梧州。今兩府子弟。未嘗有歷川廣差遣者。而終身不出京城者多矣。

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妻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壻。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眞宗聖體似不

和遽離屢坐。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壻皇甫泌，語方至此，眞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下殿不覺拭淚。蓋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翊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劉沆爲集賢相，欲以刁約爲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公議不合。劉再三言之，恭公始見允。一日劉作奏劄子懷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誰可守者？」二相未對。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遊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約薦焉。

東軒筆錄卷之十四

呂惠卿與王荊公相失。惠卿服除。荊公爲宮使居鍾山。以啓講和。荊公謝之。今具載于此。呂書曰。惠卿啓。合乃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宜難於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巖。關弓之泣。非疏。碾足之辭。未已。而溢言皆達。弗氣並生。旣莫知其所終。茲不疑於有敵。而門牆責善。數移兩解之書。殿陛對休。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罹苦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將隨數化之改。內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踈冥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恩。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待。唯命之從。荊公答曰。安石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亦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在公。尙何舊惡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蕭然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捨異事。則相煦以濕。不若相忘之愈也。趨召想在朝夕。唯良食自愛。荊公巽言。自解如此。

上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政。相司馬光。又擢用蘇軾。蘇轍兄弟。於是呂惠卿自太原移揚州。表乞宮觀。旋以

臺官有言。遂除分司。朝論未決。而諫官蘇轍上疏。臣聞漢武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狂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德宗覺悟。逐杞而社稷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險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巧詐。挾盧杞之奸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爲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強復傲誕。其於吏政。實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遑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亦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陳邪說。熒惑聖心。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破難琦說。仍爲安石書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田產。使舅鄭英。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政事。事不敢究。案在御史。可復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謂馮京也。安石與京同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挾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

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信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鷹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食子狗君也。推其忍。則至於殺君。纓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評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人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殺王恭。事司馬元顯。則殺元顯。皆逆人理。世所共棄。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誅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世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唯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比歲已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同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利爭。或以瀆兵。以事害民。皆在叱噓。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閒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奸邪。至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兇悍猜忍。性如蝮蝎。萬一復用。眦睚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退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避死亡。獻此愚直。伏乞判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污斧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疏奏貶惠卿爲團練副使。建州安置。是時蘇軾爲舍人。行其制曰。元兇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稽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輸均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丸。始

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責之輔郡止宜改過稍昇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陽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噉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奸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逮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汗渙之文止爲疑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國有常憲朕不敢恕可責授云云始徐禧爲布衣惠卿方修撰經義引爲檢討暨而禧拜官歷臺閣元豐中以給事中計議邊事遂與沈括同城永樂西戎攻陷永樂禧死之力引狂生蓋指禧也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人禍福鄉人神之爲構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爲湖北運使巡至永州召於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爲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爲夢見公蓋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爲夢公二人者皆以此罷去蓋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祖宗朝宰相怙權尤不愛士大夫之論事趙中令普當國每臣僚上殿先於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方許登對田錫爲諫官嘗論此事後方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補王禹偁在楊州以詩送人云若見鰲

頭爲借問。爲言棖也。減剛腸。又丁謂留滯外口甚久。及爲知制誥。以啓謝時宰。有效慎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客。但詠蒼苔是也。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爲學乎。孫生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爲累。亦大矣。儻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見也。

王沂公會青州發解。及南省程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本朝狀元多同歲。比於星歷。必有可推者。但數問士術。無能曉之爾。前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寔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整皆生於庚午。

章郇公慶曆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爲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俱生年月日時胎。有三處合者。不爲宰相。亦爲樞密副使。張宋退召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

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歎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爲小朝官。旣而皇祐中。梁爲相。熙寧中。呂爲樞密使。皆如郇公之言。

晏元獻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舉子富臯。張爲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疏俊。晏曰。唯卽取富臯爲壻。臯後改名。卽丞相鄭國富公弼。

祖宗朝。兩府名臣。雖在外鎮。亦以位勢自高。雖省府判官出按事。至其所部。亦絕燕飲之禮。蓋時風如是。武穆曹公瑋。以宣徽南院判定州。王醜自司判官計置河北軍糧至定。武穆一見。接之加禮。往往親自伴食。然酒止五行。蓋已爲殊待矣。一日語醜曰。玃狁自保歡好。可百年無事。吾聞李德明有子元昊者。桀黠多謀。能得士。吾密令畫史圖其狀觀之。信英物也。異日德明死。此子嗣事。必爲西邊之患。料此事不出十年。君必當此變。勉之勉之。醜莫測其言。後十餘年。元昊叛。西陲大擾。王醜果當此時爲樞密使。處置失宜。罷知西京。醜嘗爲親僚言之。深歎武穆之明識也。

東軒筆錄卷之十五

秦皇帝諱政。至今呼正月爲征月。僞趙避石勒諱。至今改羅勒爲蘭香。朱高祖父名誠。至今京師呼城外有州東、州西、州南、州北。而韋城、相城、胙城等縣。但呼韋縣。相縣、胙縣是也。

唐小說載韓退之嘗登華山。攀緣極峻。而不能下。發狂大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始得下。沈顏作聲書辨之。以爲無此事。豈有賢者而輕命如此。予見退之答張徹詩。敍及遊華山事。句有磴蘚澁拳。跼梯颺颺。伶俚侮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則知小說爲信。而沈顏爲妄辨也。

國朝王履道遊華山記云。鐵索銅椿。或扶之而過。或攀之而

升。皆絕壁也。

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范滂與母別曰。唯願大人割愛。是母亦可稱嚴君大人也。近世書問。自尊與卑。卽曰不具。自卑上尊。卽曰不備。朋友交馳。卽曰不宣。三字義皆同。而例無輕重之說。不知何人。世莫敢亂。亦可怪也。

唐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尙。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已後。變爲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故老杜云。書貴瘦硬方有神。雖其言爲篆字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正元、元和已後。柳沈之徒。復上清勁。唐末五代。字學大壞。無可觀者。其間楊凝式至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而行筆結字。亦主於肥厚。至李昌武以書著名。而不免於重濁。故歐陽永叔評書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味必

不佳。而命之爲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後主善書。嘗與近臣語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者。後主鄙之曰。眞卿之書。有法而無佳處。正如拱手並脚。田舍漢耳。

余爲兒童時。見端溪硯有三種。曰巖石。曰西坑。曰後歷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幾於有水。叩之聲清遠。石上有一點青綠間。暈圓小而緊者。謂之鸚鵡眼。此乃巖石也。採於水底。最爲土人貴重。又其次。則石色亦赤。呵之乃潤。叩之有聲。但不甚清遠。亦有鸚鵡眼。色紫綠慢而大。此乃西坑石。土人不甚重。又其下者。青紫色向朗。側視有碎星光。照如沙中雲母。石理極慢。乾而少潤。扣之聲重濁。亦有鸚鵡眼。極大而偏斜不緊。謂之後歷石。土人賤之。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後歷硯三當西坑之一。則其品價相懸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見士大夫言。亦得端巖石硯者。予觀之。皆西坑石也。邇來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後歷石也。豈唯世無巖石。雖西坑者。亦不可得而見矣。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爲役卒。荷土築基。丁後籍沒。而景宗貴。以其第賜景宗。

錢思公嫁女。令銀匠襲美。打造裝奩器皿。旣而美拜官。思公卽取美爲妹壻。向所打造器皿。歸美家。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張師雄者。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中號曰密翁翁。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雄所在。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已癡矣。西人呼土窟爲空。尋爲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密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張亢嘗謂密翁翁。無可爲對者。一日亢有

姪不率教令。將杖之。其姪方醉大呼曰。安能撻我。但堂伯伯耳。亢笑曰。可對密翁翁釋而不問。

唐張祐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天聖中。章仲昌坐訟科場。其叔鄆公奏乞押歸本鄉建州。時王宗道爲王邸教授最久而殿中侍御蕭定基發解爲舉人。作河滿子以嘲龍圖閣直學士王博文爲三司使。自以久次泣懇于上前。遂除爲樞密副使。時人增改祐詩以志其事曰。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

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於境上。臨別。察卽席賦詩。皆用十二事而引諡精至。士子無能屬和者。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山側。聯吟嶰管清。他年爲舜牧。叶力濟蒼生。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于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瀛之詩乎。

段少連性夷曠。亦甚滑稽。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與鄉老會飲。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歎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禮部引試舉人。常在正月末。及試經學。已在二月中旬。京師適淘渠矣。舊省前乃大渠。有三禮生就試。誤墜渠中。舉體沾濕。中春尙寒。晨興尤甚。三禮者。體不勝其苦。遂於簾前白知舉石內翰中立。乞給少火。

炙乾衣服。石公素喜譴謔。遽告曰。不用炙。當自安樂。同列訝而詰之。石曰。何不聞世傳。欲得安三禮。莫教乾乎。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賦。因自舉其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應聲答曰。奉爲續兩句。可移贈和尙。續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章子平言其祖郇公。初宰信州玉山縣。以憂去。服除。再知玉山縣。帶京債八百千赴任。旣而玉山縣數豪僧爲償其債。郇公作詩謝其僧。僧以石刻流布四方。而時無貶議者。玉山有舉子徐生。郇公與之遊。嘗過生。生置酒酣。郇公作詩書于壁曰。村醪山果簇盃盤。措大家風總一般。今日相逢非俗客。憑君莫作長官看。

朱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來侍。和墨伸紙。遠近觀皆知尙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溢。楊孜覽而笑曰。許大魚眼何小也。

王雱嘗言。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鹹。蓋酸得木性而上。鹹得水性而下也。

北番每宴人使。勸酒器不一。其間最大者。剖大瓠之半。範以金。受三升。前後使人無能飲者。惟方偕一舉而盡。戎王大喜。至今目其器爲方家瓠。每宴南使。卽出之。

唐盧氏逸史載。裴晉公度。與郎中庾威。同生於甲辰。裴嘗戲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公與龐穎公。同生於戊子。程已貴。而龐尙爲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穎公笑之。

錢公輔與王荊公坐。忽言荊公曰。周武王眞聖人也。荊公曰。何以言之。公輔曰。武王年八十。猶爲太子。非聖人詎能如是。荊公曰。是時文王尙在。安得不爲太子也。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學佛事。長老祖心。一日拜而問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日負債。及貴而遇債主。其債還乎否也。韶曰。必還。曰。然則雖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邪。快然不悅。韶未幾疽發於腦而卒。

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宣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之句。蓋謂是也。

咸平中。張文定公齊賢。建議蕃部中族盛兵衆。可以牽制繼廷者。唯西涼而已。眞宗皇帝用其議。拜潘羅巧爲西涼節度使。旁泥埋爲鄯州防禦使。俾犄角攻討。卒致繼廷之死。輒氏遂保宗歌城。用僧立遵奉爲謀主。部落歸勁兵數萬。祥符末。遣使貢名馬。請爲朝廷討夏州。眞宗以戎人多詐。命曹瑋知秦州以

備之。果得其詐僞之情。及瑋破魚角陣。戮貴丹。又於三都谷大破西涼入寇之兵。復以奇計斬立遵。於是西涼破膽矣。

元昊未叛時。先以兵破回鶻。擊吐蕃。修築邊障。諒祚亦連年攻唃廝囉。又破連珠城。然後以兵犯邊。世人每見夷狄自相攻討。以爲中國之利。不知其先絕後顧之患。然後悉力犯我。此知兵者所宜察也。諸葛亮豈樂爲渡瀘之役。而矜能於孟獲哉。亦欲先絕後患。而專意於中原也。

康定中。元昊入延州東路。犯安南承平兩寨。又以兵犯西路。聲言將襲保安軍。故延州發兵八萬。支東西二隅。而元昊乃乘虛由北路擊破金明寨。擒李士彬。直犯五龍川。破劉平石元孫。遂圍延州。嘉祐中。麟州之役。諒祚二年間。連以兵屯窟野河。進逼邊界。聚而復散。故武戡郭思習以爲常。輕兵而出。至忽理堆覆沒。而兵敗。然則敵人出沒聚散。蓋將有謀。此下疑有兵知者所三字宜深察也。西邊城寨皆在平地。綏銀靈夏寬宥等州皆然也。

太宗時。錢若水言綏州不可城。以其下有無定河。歲被水害。今綏州建於山上。不惟水不能害。而控制便利。甚得勝勢。元豐中。收葭蘆米脂等寨。亦據山而城。及城永樂。徐給事禧堅欲於平地。建築未就。爲西戎所陷。

眞宗與北蕃謀和約。以逐年除正旦生辰外。彼此不遣泛使。而東封太山。遣祕書監孫奭特報。亦只到雄州而止。奭牒北界。請差人到白溝。交授書函。是時北朝遣閣門使丁振至白溝。以授孫奭。厥後北蕃欲

討高麗。遣耶律寧持書來告。是時知雄州李允則不能如約止絕。乃遣人引道耶律寧至京。泛使至京。自此始矣。至康定中。西戎擾邊。仁宗泛使郭積金奉使入北朝。北朝亦遣蕭英劉六符等至京。自此泛使紛紛矣。



談 放 席 珍

撰 叟 晦 高

珍席放談

本館據函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珍席放談序

凡小說家之書之足補史文之闕者。如宋高晦叟珍席放談是也。晦叟名貫。無所考。然所記上自太祖。下止哲宗。則崇寧以後人也。此書宋史藝文志不載。惟文淵閣書目有一冊。世無傳本。間嘗讀之。于朝廷典章制度沿革損益。及士大夫言行可爲法鑒者。隨所聞見。分條載錄。如王旦之友悌。呂夷簡之識度。富弼之避嫌。皆本傳所未詳。雖于安石多爲回護。是非軒輊。往往不能持平。然一代掌故。藉以考核。固史家之日用勃闌也。故曰足補史文之闕。羅江李調元。

珍席放談卷上

宋 高晦叟撰

宋初循舊制。節度使班綴在卿監之下。太祖命升于龍墀內。今官至觀察使。則禮秩與待制等。而元戎位列六曹尚書之次。居翰林學士之上。得其宜矣。唐制文武雜任。作節度使還朝。爲省監長貳者。間有如顏魯公。自江西回充刑部侍郎。段成公。涇原還領司農卿之類是已。亦一時之良矩也。初外戚罕有建節者。太祖時杜審進以元舅之尊。窮老纔得節度使。宋朝之制。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蓋五品州則軍事也。而命官乃爲防禦使。則以防禦團練使領刺史州。蓋本唐制。至節度州則非賜旄鉞不以命之。若觀察使蓋與節度使相須。觀察繫州。節度繫軍。節度可以兼觀察。觀察視節度則降殺矣。

神宗鼎新官制。建尚書分六曹以蒞事。制落成之日。命左右僕射赴都省禮上依唐制。百官致恭以見。王禹玉蔡持正爲二揆尚書。拜于副階之上。而答拜。御史中丞諸行侍郎以下。拜於庭中。而跪於堂上。以受其參。上卽聞之。翌日登對語及。訝不如儀也。厥後登庸者亦不復沿襲矣。

故事。知制誥待制。權發遣三司使事。賜金帶。韓玉汝以侍制分畫河東地界事畢。陳睦以校理使高麗還。進職修撰。亦各被賜。近時梁材叔胡師文黃師是之徒。皆待制。並賜雜學士帶。亦優禮也。

舊制。公卿士大夫引年者。隨其品秩高下。例進散官致仕。內外制雜學士前執政官帶職名。前宰相帶使弼致仕。自熙寧元豐始也。

石表之以前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太子少傅致仕。田宣簡後以樞使罷事。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乞致仕。亦除太子少傅職。仕雖殊而恩秩一等。前後失于比擬耶。輕重繫于當時耶。

神宗朝王公帶觀文殿大學士。在金陵府。及生日有旨契勘。有無所賜禮物。樞密院具到。宰臣樞密使帶平章事。并使相生日。則賜進呈。特令依在外使相例賜。昔趙獻拜守太師西京養疾。國朝故事。非帶同平章事。無生辰賜物例。太宗以普故相特示異數。遣使就賜。是時自當舉此以聞。不知何以遺忘之也。本朝舊相不帶平章事。生日錫之以禮物。唯二公爾。本朝小使臣供奉官而下。皆隸宣徽院。院使之□□禮遂同二府。而班在樞密副使之上。至雍熙中置三班院。專領小使臣授任。而宣徽使如舊。其後班綴下樞副矣。爲使者不勝計。賜重金笏帶。唯王君貺爾。

舊令郡守監司通判。隨其服色。借紫或緋。而不垂魚。按唐制。借緋卽佩銀魚。借紫卽佩金魚。亦入銜位書之。其法似可襲矣。

哲宗未親政日。宰相呂大防委更先朝官制。事極不經。以左右字分有無出身人。則右職者分當賊汚而不足怪責矣。何其不思之甚也。朝廷之士弗聞一言。論其疎舛。出於畏附而然耶。果以爲中理而無說耶。至上獨攬權綱。方命有司。復行故典。而斥去謬舉。天下韙之。班固謂霍光曰。不學無術。大防豈非其儔乎。凡詔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樞密使。命將曰制。並用白麻紙。不使印。百官立班宣讀。故謂之白麻。亦曰宣麻。杜子美有詩云。紫誥追三代。黃麻似六經。

按杜甫贈張垍詩。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此作追三代。未詳所本。

黃麻

不覩所出。蓋唐貞觀以詔勅多蠹。始用黃麻紙書寫。爾名與白麻相類。而事則殊矣。公式舊唯中書門下。今唯尚書省發勅書曰故牒。諸州出補牒。亦稱故牒。自餘省臺寺監文移皆云謹牒。不易之制也。獨夔州路轉運司公牒。輒書故字。諸道監司文檄未嘗有類是者也。前後主者但相承行。無顧條理而更革者。

近時上官復謁屬僚。刺字多云起居某官。避參之卑也。夫參辭上下通行之制。所爲起居者。其禮至重。嫌輕而增重。誠爲倒置。得非循襲其常。弗之思乎。

東京師錢陌八十五。自河而南八十五。燕代皆以八十爲陌。漢王章建言。官司出錢。陌減其三。今則凡官私出入。悉用七十七陌。謂之省陌者是已。獨封贈錢輸官帑陌猶用八十。乃唐時餘制也。

大祖召陳圖南對便殿。恩禮甚渥。問曰。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則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清淨之言。起於老莊。世多以爲道家虛元之說。其源蓋出於乾坤易簡之道。堯舜繇之。修己以安百姓者也。希夷舉之以答睿問。可爲仁人之言。其利溥也。豈高引遠邈。方外泛泛之流。可攀企哉。太祖嘉納。帝道日隆。聖政日躋。偃武修文。函夏奠枕。視唐虞無間然矣。

太祖嘗下詔。吏員繁而求事之治。俸祿薄而責人以廉。甚無謂也。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俸。非獨垂一時之訓。足以爲萬世之制。

仁宗臨軒清問賢良之士。蘇轍策略曰。陛下近歲以來。宮中貴妃。已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議。便殿無所顧問。從官奏曰。陛下恭儉。未嘗若是。轍言狂誕。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帝曰。設制科本求直言。蘇轍小官。敢言。特命收選。夫人主言動。轍雖妄說。果能誑天下之人哉。置而不論。仍嘉其能。賁以恩寵。容諫納善。堯舜禹湯無以過也。

章聖嘗謂輔弼曰。諸州長吏。或廉而肆虛。或察而滋擾。或掊斂以爲公。或曠職以爲恕。此何由致治。四者世人不獨不非。而反獲休譽。多矣。安得廉而弗厲。察而弗擾。公而弗優。恕而弗廢之士。與上共理邪。田宣簡昔有言。士君子修身起家易。始終盡善難。始終盡善易。世德相繼難。噫。士常窮時。艱勤自奮。往往能之。暨其志得欲充。喪其素操。蓋亦弗稀。或已克終。而子孫殞家聲者多。是公語足以爲士大夫之良規也。

楊文公嘗云。人之操履。無若誠實。此曾子平日三省其身之道。而孟子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者也。君子允蹈。其可後乎。

王沂公嘗云。是非曲直。在聽斷之審。請以藥物喻之。醫方謂藥物有相使相反者。如甘草爲國老。以性能。和衆藥。故湯齊中。不論寒溫。多用之。而斑貓有毒。相反。若用之。則致害人。時以爲名論。噫。攻疾者。投藥相反。患止一身。經國者。用人相反。弊及天下。弗可忽也。李穀有言。壯年仕宦。忌於太速。肌體患於太豐。早速早豐。莫能致遠。物禮自然也。而斯乃分定。匪繫乎人。雖不速不豐。有可得耶。若謂爵祿用巧心強力。必能

駛取則誤矣。蓋有經營而卽如其意者。是亦命也。適與幸會焉。

蘇文忠有言。人之仕宦。但只作郎官典郡。自無患害也。蓋位高貴重。常近顛躓。理自然耳。正人居要路。則忘身許國。知其必爲羣小側目。乘伺間隙。邪人知重權。則營私罔上。言者抵罪。貫盈難揜。終致發揚。邪正不類。皆所以貽禍也。公言約而旨深矣。

龐穎公嘗云。大臣尤當祇畏繩墨。豈可自恃貴重。亂天子法。此談足以爲鉅人藥石也。嘗思法非爲君子設。世之君子。冒而弗憚。將何以禦中人之下者哉。士大夫有審顧憲章。不少踰閑者。人或嗤以爲拘。出矩度以肆放。而無所恤者。或推以爲才。果其然乎。若人知法之可虞。則世無招尤速累者矣。若舉皆勿避於法。則世無能保厥躬者矣。繫所自處也。先賢云。上順公法。下順人情。故稱循吏。可不謂之才乎。

趙中令舉官詞。人有見其故藁。但云。某當公事。如私事。愛惜官物。如己物。誠簡切也。世之從仕者。多汲汲然營私。謀己。心惟恐後。治公事。豈嬰思慮。主官物。弗入顧盼。第務因循苟且。以度歲時。而僥倖襲以成風。恬莫怪也。能如公所舉。則州邑必無稽違。帑廩寧有侵蠹矣。推士者。往往爲過情溢美之談。曲相藻飾。是非可否。未免失真。視中令得無愧乎。

孫宣公一代之名儒也。久在經筵。嘗取無逸篇繪圖以進德廟。援唐明皇時故事爾。夫無逸。周公所以戒成王。欲知先業之艱難。而罔可怠豫。王道之持盈守成。而致長久安寧之道也。宜其常置左右。起居出入。觀瞻念慮焉。寇萊公以將相穹崇。歷鎮方面。諭擯紹者。遇有過客造請。常以同年小錄與參狀俱呈。若其

人聯榜。而年在己上者。雖州縣小官。亦展茵席。以敝拜。禮悖舊如此。近時同年事分一空。得公之彷彿者。可以厚浮俗而爲佳語矣。寇萊公當國。契丹入境。河朔戒嚴。朝論二三。未知適從。獨公勸上親幸澶淵。得以振士氣。章聖而諭。壁畫邊事。及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準條四事以對。曲盡機要。其狀右語奏云。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以坐籌而決勝。尙猶虛己以詢謀。兼彼契丹。頗乏糧糗。雖恃甲兵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乃圖深入。然亦慮其兇狡。須至過有防虞。由是宸衷決從其策。不惑。變輿順動。敵兵北歸。議者以寇公之公烈。崛然第一。信不誣矣。

寇公性尙華侈。夏英公亦然。夏嘗語門下客曰。萊公自奉豪奢。而世非非者。至某則云云者多。何也。客對曰。舊傳寇公在鎮。暇日與僚屬出郊園。坐席上。聞馱鐸聲。遣介問之。乃一縣令代還。行李經由。公卽召同席。從容宴賞。侍中今待入京。士大夫與出都之人。禮數已自加損。況其他歟。宜乎物論之不同矣。竦默然久之。夫虛心下士。弗論高卑疎昵者。無賢不肖。悉皆推尙。曲意輕重。欲收人情者。譽未必至。而毀亦莫可逃也。

李文定年四十。方登第。陳康肅守鄴時。猶在場屋。多與之遊。每題壁則書布衣李迪捧硯。其後李相國而陳方建節。升沉淹滯。蓋叵測也。

劉溫叟。岳之子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李文正一代之賢人也。嘗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劉不登嵩華諸岳則可矣。而諱岳不聽樂。無乃遠矣。夫岳與樂比其他嫌名。異矣。耳聞管弦愉樂之音。冒父之嫌。

名而弗顧。人子安乎。禮以義起。豈必須典制顯禁。然後避也。緣人情論之。未爲過爾。楊文公在翰林。母處外。被疾。請告不待報。卽去。上遣中使賜御封藥。泊金帛以賜。謂輔臣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便。王文正對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寔在館殿。陛下矜容。不然顛躓久矣。然近職不當居外地。遂除太常少卿分司。夫近侍輕事。而聖君優假。大臣又善爲之地。真幸遇矣。王文正公字量鴻。曠絕倫。在相府日。未還等閒。上遣中使錫御酒十器。方踰闥內。厥兄亟令人詣國封。首取二壺。其婦云。此上賜也。俟相公歸視。卽持去。兄怒。挈挺擊壺皆碎。醢流盈地。夫人惡之。不令卻掃。公歸見之。問其故。左右具道所以。然徐語國封曰。人生光景幾許時。其間何用校計。餘無他言。兄與國封默愧也。

張文定守江陵。歲大旱。田稼將敗。民憂艱食。公自府宇率僚佐炎日中。拖紳端笏。徹蓋徒步。至承天寺。弗舍。旬雨。升殿焚香。祀拜才終。甘澤飄零。霈然霑足。邦人舞泳。遂獲有秋。故老尙能傳道其事。以相語。至誠感格。如是之馭也。

王沂公罷政柄。以相節守西都。屬縣兩簿尉同詣府參。公見之。將命者喝放參訖。請升階啜茶。二人皆新第經生。不閑儀。遂拜於堂上。旣去。左右申舉非儀。公卷其狀。語之曰。人拜有甚惡。噫。大臣包荒。固非淺丈夫之可望也。

呂文靖當國。一日歸自中書。欲發奏牘。令子弟開堂印。莫知所在。家人駭顧。公默然。但命緘局如故而已。

翌日至政事堂用印。印在如故。蓋主吏時或竊用。自是防察謹嚴。奸勿能措。若卽暴揚窮治。則非惟貽中外訛笑。而牽連抵罪者亦多矣。世皆服公之識度。絕人遠甚也。

呂文靖慶歷在相府。久病。昭陵手詔云。古人言髭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髭與夷簡合湯藥。表予意也。昔白傅詠唐太宗剪髭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其渥儷矣。君臣之間。至恩如此。雖殺身詎足以報況勣之阿諛。但爲謀身之地哉。白傅之言。不亦過歟。

范文正公賢高一代。踐更貴仕。至登政府。常務賙賑宗族。以逮孤遠。薨之日。家無餘貲。窀穸有期。素相厚善者。韓富田裴諸公。各出金帛之助。狄武襄常在麾下。早被知鑒。時位樞席。賙贈倍腆於諸公。夔然有古風概。悠悠之交。非其比也。

范文正公王佐才。世所高仰。弗踰大用。未究所蘊而亡。時論悵悵。後三十餘年。子純仁自同知樞密院事拜相。搢紳多以爲宜。非如前輩英聲茂實。實在人耳目中。屬望以相天下者也。蓋文正位弗稱才。公議未契。一旦嗣續登庸。輿情慰厭爾。與魯人欲臧孫達之有後幾矣。

珍席放談卷下

哲宗嗣統。宣仁權同聽斷。蔡持正以故相典安陸。暇日偶作小詩數篇。朝散郎吳處厚守漢陽。鄰封也。平日深嫌蔡秉政時不相推引。購得詩本。輒以己意曲加注釋。以爲意在怨訕。如其私說。飛驛上聞。禍起不測。遂竄嶺外。時上相呂大防等居輔弼之地。皆緘默。顧忌無所論辯。奉行而已。惟右揆范堯夫奏疏理列。又與王正仲簾前再三爲之辯解。不克回已行之制。而二公亦各罷去。天下士論靡不賢其人也。噫。人臣効情與夫媿合者。臨事則可見矣。可弗察哉。

范文正殿餘杭時。有一近臣同路。宴公于堂。以其家聲樂相娛。繼出俳優。男女紛揉。褻語交至。恠而問其男女誰何。主人答云。兒曹爾。公不懌。避席卽去。王荊公具書其事于策。真可謂直筆矣。

富文忠楊隱甫皆晏元獻公壻也。公在二府日。二人已升貴仕。富每詣謁。則書室中會話竟日。家膳而去。楊或來見。坐堂上。置酒從容。出姬侍。奏絃管。按歌舞。以相娛樂。人以是知公待二壻之重輕也。二壻之功名年位。亦自不相倫矣。

富文忠公以累朝舊相。出鎮河陽。龍團韓贄自西京被召。孟洛相去不及百里。雖非入都正驛。而迂行止一舍爾。韓未戒行。馳書于公。欲因而假道三城。以通典謁。公報拒之。意謂侍從被召。不當曲程先展私覲。慮招物議。大臣于事避愼如此。飛謗其能及乎。

富文忠卜宅洛陽。勝偉寇於西都。王君貺相繼起第。又復過之也。然而富公年七十卽上印綬。乞骸致政。優佚自善。家居十朞。太原公雖嘗暫止其間。老猶任事。擁節旄。殿方面。亟旬歸甚切。未俞而終於鎮。名圃廣廈虛設爾。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者也。

韓忠獻富文忠立朝傑然。無出其右。真社稷之衛。邦家之光也。仁宗雖任之政府。未幾皆出。久流於外。四海士民係望以爲相者久矣。上亦終諒其賢。嘉祐間相繼秉鈞軸。簪綏列辟。林麓潛夫。拭目延頸。競欲觀聽弛張。遲遲未有聞見。或切語而私恠。踰年行給享大禮。於赦文中列廢置者數十事。皆興利蠲害之端。人同慶幸。視其措畫可知其故也。世方知二公不卽變更。蓋有待焉。因肆赦而推惠者。非獨使編氓比戶曉然歸恩於上。又免郡縣數數遵承之煩。莫不歎誦其德業不羣也。豈非君子之道昭然日彰。而宰相自有體者乎。

韓魏公未相時。自政府出。更歷方面。久之建節判相州。鄴臺。公松楸所在也。上謝表云。鋪排牛酒。燕故老於里中。羅列旌幢。拜先臣於墓下。一時之盛事也。人子致位若斯。來臨鄉社。所謂以顯父母者也。

韓魏公在相府。嘉祐中。畿邑多蝗。朝廷遣使分行督捕。時一朝士還闕。見公面。白縣雖有蝗。全不食稼。公識其言之佞也。遂問有遺種否。佞者不期問此。遽對遺種不無。公曰。但恐來年令嗣不及尊君。其人慚而退。

韓魏公秉鈞時。王陶游其門。公亦素器之。累歷從官。及爲中丞。未登二府。快快有望於公。因摭細故奏疏。

詆公由此出守轉郡。謝上表尤肆狂訐。詞皆浮實。至舉丁朱崖以況公。悖妄弗顧於理甚矣。忿欲攻人。失其所御。一旦至於是也。由此大失望。公後雖復用於朝爲計相。竟不躋丞弼之列。足爲躁人鑑矣。

潞公嘉祐中位元台。時上偶猶豫。二府同宿於內。一夕有人款禁闥告變。公卽命襲墨於盎。呼其人至前。濃塗面目。驅出斬東華門外。翌日都下帖然。雖左右亦莫知其上變者誰何也。倉卒之間。處非常之事如是。足鎮服中外。絕人遠甚。誠社稷之衛也。

程康穆帥高陽。北使過部。稱疾遣人白公。欲著帽以見。公拒之。報曰。疾則可無相見。見當如禮。使人沮伏。莫能爲辭。深得鎮御之方也。

范蜀公皇祐中知諫院。陳恭公爲相。嬖妾笞殺一婢。御史奏論排斥。不知所謂。遂誣公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除讒慝。非使爲讒。果如其言。執中可斬。不然則言者亦可斬。御史怒。其劾其阿宰相。范弗顧。力論其不然。熙寧初。歐文忠在政府。言官亦誣其私子婦吳民。惟冲卿以己女嘗辨於文疏。餘無一言爲明其罔讎。景仁之心。豈持私於相國。蓋欲爲朝廷別枉直。惜事體爾。何其似之者鮮焉。

蘇子美年二十一。上疏極爲切至。後以祠會棄躡不振。未五十淪亡。良可歎惋。然而亦是亦韓文公所謂柳子厚少時不自貴重顧惜者也。

侍郎郎廉叔清風峻節。聞於一代。嘗師朱頤沈天錫。旣顯。皆均俸及之。每置書。不稱官。上云門生。二人旣沒。又調其子爲畢婚嫁。告老還鄉。未有居第。漸治園廬。號武林居士。其賢高矣。

宋莒公再入政府。景文時以端明殿學士守成都。輒繫金方團笏頭帶。言者上聞。朝論欲究然否。公白上云。臣久備位二府。累蒙賜帶。曾寄遺祁兄弟之心。覲其早被進用。不期遂佩服爾。事卽中寢。可謂善爲辭也。

宋莒公晚年。景文奄謝。諸姪成服。公惡其縗縷太麤。命易去。有一門客自言素辱恩遇。願請以衣。當日都下人多傳笑。近時有相國誕辰。馳至賓次。薦紳跪籠。放生祝壽之人。相埒矣。噫。士迷深利。喪失廉恥。莫知自賤者。何獨斯焉。古傳爲要人或持溺器。或驗便液。蓋不誣矣。

夏文莊豪俊之流也。然操行多疵。清論寡與。慶歷中。自前執政拜樞密使。言者排之不已。卽罷。時石守道進德頌。其序云。皇帝命得象殊爲丞相。竦樞密使。次云。用御史諫官十一疏。追竦白麻。又除襄爲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喜躍。皇帝退奸進賢。發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公快快銜之深。歲設水陸齋。常旁設一位。立牌書曰。夙世冤家石介人。以謂益彰石之讜言勁節。而重自暴其醜也。豈非忿懣內懷。勿能制而未之思乎。

神宗在御。李端愿納節以少師致仕。特給節度使俸之半。曹佾拜中書令。特贈公使錢一萬貫。朱衣雙引。皆近朝待戚里之殊禮也。

曾子宣。呂吉甫同爲內相。與客啜茶。注湯者頗數。客云。爾爲翰林司。何故不解點茶。吉甫卽云。翰林司若盡會點茶。則翰林學士須盡工文章也。意譏子宣。緣此遂相失矣。與武元衡在院中食瓜驅蠅事。頗不遠。

焉。哲守紹隆不構拓大提封。劉舜卿帥熙河出兵塞外。破戎壘。擒囚領鬼章至庭下。倨悍不拜。竟弗能屈。反善遇之。識者以謂若因其慢。卽時出於不測。斬首以徇。楊威示武。則類必沮勢喪氣。乘機足以掃蕩也。此正閫外之事。專之可也。雖罪擅誅何避焉。舜卿庸才不能建偉然之事。區區畏首畏尾。圖全之策。執俘以煩朝廷。謬矣。人君何賴焉。魏文帝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翰墨之流。貴己忽人。其源久矣。無深怪。惟自視有餘裕者不然。如韓退之未嘗弗推子厚。杜子美未嘗弗稱太白。豈區區務取勝也。

江南李後主善詞章。能書畫。皆臻妙絕。是時紙筆之類亦極精緻。世傳尤好玉屑牋。於蜀主求牋匠造之。唯六合水最宜於用。卽其地製作。今本土所出麻紙。無異玉屑。蓋所造遺範也。

王元之詞學器識。度越當代。太宗深所器異。而天資忠勁。知無不言。言無所徇。始以知制誥坐事貶商州團練副使。還朝。上曰。王文章俊穎。人罕偕者。但性剛直。不甚容物。命宰相召戒之。後又繼被貶斥。皆以論議也。嘗爲三黜賦云。一生幾日。八年三黜。始貶商於。親老且疾。兒未免乳。呱呱擁樹。六百里之窮山。唯毒蛇與鬻虎。歷二稔而生還。幸舉族而無苦。再謫滁上。吾親已喪。几筵未收。旅襯未葬。泣血就路。痛彼蒼穹。安仰移郡。卽於淮海。信靡鹽而執掌。旋號赴於國哀。亦事居而送往。叨四人於掖垣。何寵祿之便蕃。今去齊安。髮白目昏。吾子有孫。始笑未言。去無騎乘。留無田園。羝羊獨藩。老鶴乘軒。不我知者。猶謂乎郎官貴。而郡守尊也。於戲。令尹無愠。吾之所師。下惠不恥。吾其庶幾。卞和之刖。吾乃完幾。曹沫之敗。吾非與尸。緘金人之口。復白圭之詩。細不宥兮。過可補。思而行兮。悔可追。慕康侯之畫接兮。苟無所施。徒錫馬而胡爲。

効仲尼之日省兮。苟無所爲。雖歎鳳而奚悲。夫如是。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謫而何虧。吾當守正直兮。佩仁義。期終身以行之。公之志斯可識矣。然而直之爲行而悔而弗可恃。臯陶所謂直而溫。叔向以直及難。是已。

元之表啓精緻。如諸縣豐登。全無公事。一家飽暖。盡荷君恩。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父之歎。人多傳誦。知制誥被謫。未幾復職。謝牘階前藥樹。重吟謝客之詩。觀裏桃花。免動劉郎之歎。比句尤微婉也。

田宣簡公天資寬明忠厚。海□□。帥平涼日。置酒與僚屬相集。路分都監雍元規者。酌飲踰常。言色失度。曳裾離席而遊。詰旦方悟。愧畏不勝。卽馳詣公。深自咎謝。公溫然軟語以存慰之。旣去。尙慮其內弗安也。後數日。諭副帥范恪宴兵官于西池。席半贈以詩曰。醒時莫憶醉時事。今日休言昨日非。池上風光宜共醕。勸君不要半酣歸。元規幾于感泣。方寧處矣。論者莫不歎公之德量足以容物。大過人也。

宣簡嘗過箕山。望潁水。有詩云。先生嘗比傲明時。綠岫清波萬古奇。應有好名心未息。灘頭洗耳欲人知。帝以天下讓。若自得而無待於外。則遜避而已。烏用洗耳哉。洗耳乃欲暴揚其高風於四方萬世也。公能探其情矣。

宣簡初登大科。通守金陵日。有李琵琶者。本建康伶人。國除時。十餘歲。逮茲近八十。因宴席呼出。猶能飲巨觥。陳敍平昔歷歷可聽。辭容不甚追愴。若無情人。又云。後主喜音藝。選教坊之尤者。號別勅都知。日夕

侍宴。自稱父喜琵琶。名冠別選。王帥圍城。未陷。間後主猶未輟樂。但云甚迷。公有詩。卒章曰。曲終甚喜。詢前事。自言本是都知子。當時此地最繁華。酒酣不覺恣矜誇。若使斯人解感傷。豈能終老愛琵琶。誠如所謂矣。以其無情。所以道往事。奏舊曲而不悲。淪落泥塗而長年也。古詩云。寡欲罕所關。味薄真自幸。又曰。多情真薄命。容易卽回腸。噫。於物味濃而情勿遽者。未嘗不爲身之累焉。亦賤分致然已。莫能而取舍爾。若李琵琶在人間。幸未必不多。而命未必不厚也。

楊文公入省校試天下士。旣出。真廟問云。聞卿都堂簾中哄笑。何故。對曰。有舉人上請堯舜是幾事。臣答以有疑時不要使。因此同僚皆以爲笑。上爲之動容。范蜀公嘗書于簡。在南唐時已著斯事矣。侍郎楊鑾乃國相湯悅之妹壻。問悅曰。堯舜不知幾件事。答云。如此疑事不要使。噫。荒唐之流多矣。何獨子耶。富文忠當軸。殿帥闕進擬除授。上謂公曰。張茂實久次。何不與選。對曰。茂實雖可。任曾同臣北使。恐致物議。故不敢引用。上曰。朝廷公舉。何恤人言。遂被擢御史中丞。韓絳不知。所以奏論其事。果如文忠之說。彈其非公。丞相卽日家居。拜章引咎云。觀絳所言。皆中臣病。無路可逃於斧鉞。胡顏再覲於宸旒。蓋上自知本末。不假剖析爾。絳由是請去。猶堅乞出。又歐陽永叔時爲內制。批答云。事緣曖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郡惑。雖朕之不明不敏。能爲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喻亦勤。其體予于懷。復安厥位。使天下曉然知朕任賢而無貳也。君臣相與至矣。然而非歐之筆。亦莫能發揮人主之誠意如此之著切。而使大臣釋然感通也。

韓富二公功與夫當世人望。不啻古之王佐也。天下無賢不肖稱韓富。二公亦素相厚。韓嘗寄詩文忠云。二州連結子孫契。十載同馳忠義名。治平間韓位元台。富爲樞相。舉錯之間。事有矛盾。由是失歡而弗顧。相繼而去位。晉問慶弔亦皆闕略。所謂勢疑則倩生。力侔則亂起。豈虛言乎。名賢尙爾。況庸人哉。

馮常時爲舉子時。卷中詠溫泉云。他如冰雪爾如湯。他學安流爾沸揚。人事如今貴和合。莫將寒暑苦參商。平生多可少怪。于物無忤。志見于此篇矣。

文潞公守成都。獻燈籠錦於溫成宮中。都下傳其新異。代還輔政。繼而宰國。唐子方爲言官。舉貢錦事。廷斥其奸。詞甚鯁忤。天子震怒而不懾。左右之人靡不爲之惴惴。坐是竄逐嶺外。李師中有詩送行云。真誠自許時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載重如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意若思安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人有易未字作尙者。蓋有所謂爾。當時義夫志士。非獨欽唐之孤節勁氣。而亦重李之銳然樂善成美矣。日後子方聲問寢揚。祿位益顯。爲御史中丞。俛默以養譽望。而無所建明。不若前時之國爾忘家也。李遂貽書誚其故。索取昔年所送之詩。可謂直諒之友焉。噫。士之微時。以忠義自處。奮振身名。一旦踐更要地。冒榮固寵。爲私己之謀。勿變其操者。尠。可責止於唐歟。王荊公登庸謝表云。念善俗之方。姑務徐徐而改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以施爲。公之志於是可見矣。世之言者。謂公得君。專天下之政。施張庶務。峻切而弗以漸。致異論蠭起。果知公平乎。

荊公在政府。鼎新百度。真大有爲也。有小詩云。金明池道柳參天。投老歸來聽管絃。飽食大官猶昔日。夕

陽流水思茫然。此乃失意無聊者語也。公方君臣相遇。謀合計從。不應有此句。識者頗怪之也。其後去國。久居閑地。遂如所詠爾。荆公深知呂吉甫。力薦於上。遽位要津。不數年同在政府。勢焰相軋。遂致嫌隙。呂並不安。謂人曰。惠卿讀儒書。只知仲尼之可尊。看外典。只知佛之可貴。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師。不意爲人譏。失平日之歡。且容惠卿善去。人有達其言於公者。公聞之。語其子元澤曰。呂六却如此使人不忍。其子答云。公雖不忍。人將忍公矣。公默然。夫父子天資厚薄相僚。宜其道之至妙。莫能相傳授也。

五代僭亂之國十竊帝號。而不奉正朔者七。江南楊溥。李昇。蜀王建。孟知祥。南漢劉陟。閩中王延鈞。河東劉崇耳。宋元憲。歐文忠皆言。得錢鏐時。封落星石爲寶應山制。稱寶正六年。疑錢氏亦嘗改元稱帝。而後諱之也。歐公又云。閱吳越與諸國往來書。多皆無稱帝事。切意當時稱帝改元。獨施於境內。不見於四方焉。不然。則安得全無旁見之迹也。

太原劉氏。舊城雖已殘廢。而餘址歸然。形勢山聳。當時匝合及四十里。氣概雄壯可想也。周世宗征之。不克。祖宗相繼。親御六師。方紮頑童。以區區一隅之力。抗中原全盛之鋒。非恃金湯雄壯。安能遷延歲月耶。四陲要地。今雖壁壘整固。或浸增大。能與彼相類。則非惟足以待寇之來。寇亦自潛戢矣。

章聖卜地建玉清昭應宮。望氣者密以語人。其地當出二天子。人未然之。不久宮災。鞠爲殘燼。卽其廢址作睦親宅。以居宗室。永厚永裕二帝降生邸中。相繼潛躍。以福蒼生。術士往日所占果不妄矣。

文靖長於知人。世能道其事者。王仲儀故相子待制。年未四十一日。謁公。簪紳騎從華奕。公二子窺之。相

與羨慕。公知而語曰。汝輩何愛王某。對云。以其少年榮達耳。又告之曰。爾曹皆當遠過斯人。二子者。晦叔寶臣。一宰相一樞密使。鑒裁之精如此。

丁晉公竄朱岸。到海上。遇異人。頗道平生休咎有驗。又云。公但無慮。非久當復北歸。以壽終。公叩其由。答曰。公食料中尙有羊數口。食之未既。爾後果來旋。以正卿分司然後逝。人之飲齷可肆心而越分乎。

王達爲湖南轉運使。永州何僊姑者。曾遇異人。得道術。迹甚奇怪。士大夫多訪其居。王行部至永。要詣舟中。留宿數夕。魏瓘帥長沙。與之不協。遂聞諸朝云。達取無夫婦人。宿于船。由是罷。魏所言雖險妄。而達爲使者。舉措殊弗遠嫌。取人指目。亦未得無罪焉。古人於寡婦之子。非見焉不與之友。可弗念哉。

賈文元未及誕彌之月。母夢人遺之一冠。既寤。猶記其形制。繪以示人。乃貂蟬冠也。後公位躋侍中。告薨。王荊公作挽詞云。天上貂蟬曾夢賜。歸魂應侍紫陽宮。述其事也。

張鄧公在相位。喪閨女。几上書薄福字。趙悅道止一子。守成都。日化去。得訃。寫冤家字於書背。制服哀慟。已而無復悲思。茲亦近時宗工中之達者也。

王元之。淳化中。在禁從。八月晦日。夢賦詩上前。既悟。惟記一句云。九日山中見菊花。莫喻其然也。翌日。授商州團練副使。孟冬初。抵官所。菊紛盈於目。神先告乎。竟淹徊於翰林。坎壈於外。弗踰大用而亡。亦詩讖爾。豈偶然哉。

富文忠甲辰年丙寅月丙午日癸巳時生。韓忠獻戊申年庚申月庚申日庚辰時生。昔有善術者云。富命

可及九分。韓不及一二分。功名祿位弗相上下。論者莫以爲然。厥後忠獻薨時。才年六十。文忠還政優游。自適十年。方捐館。壽八十。始信術之精微也。

桐陰舊話

韓元吉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歷代小史古今說海學海
類編皆收有此書歷代字
多脫佚故據說海本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桐陰舊話一卷

宋韓元吉撰。元吉字无咎，宰相維之玄孫。以任子仕，歷龍圖閣學士、吏部尚書，嘗居廣信溪南，自號南澗居士。此書宋志云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同，續百川學海所錄乃祇此一卷。其條數亦與此本同。蓋全書久佚，從諸書鈔撮成編也。書中所紀韓億、韓綜、韓絳、韓絳、韓維、韓縝雜事，共存十條，皆其家世舊聞。以京師第門有桐木，故云桐陰舊話。蓋北宋兩韓氏並盛世，以桐木韓家別於魏國韓琦云。

桐陰舊話

宋 吏部尙書韓元吉無咎撰

忠獻公將生。令公夢人手中書一大興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年六七歲。病甚。令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後因畫像以祀。按列仙傳。韋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攜黑犬。名烏龍。世俗謂爲藥王云。

太保公。忠憲曾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壽相比。獻肅公自太原移帥定武。始議改葬。既發穴。則二瓦棺竝列。有泉湛然其下。大驚。以問鄉老。有曰。當時開壙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架於水上。然猶不腐。則知未嘗溢涸爾。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爲奇。第斲石爲柱。橫二石梁。瓦棺仍之。不別爲槨。增築其封。岐冢首於上。淇水李公邦直爲墓表。孫康簡公曼叔書之。亦買田靈壽。以贍同族之貧者。

忠憲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卽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弊繖自蔽。率以爲常。

公與李康靖公同行應舉。有一氈同寢臥。至別。割氈爲二分之。其後浸貴。以長女嫁康靖公子邯鄲公。而第七解州府君娶康靖公女。子孫數世。婚姻不絕。

李康靖公爲汝州守。趙公門客。本傳云。依所親。趙况。其是乎。忠憲公亦往見焉。趙公尤敬待忠憲。每聞公至書院。卽令

設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訪及也。趙公遂女以許嫁忠憲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綉衫戴帽。泊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爲王文正公塋也。

公在蜀既踰年。仁宗欲召爲參知政事。宰相有謂當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迄拜參政。乃知聖眷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詆呂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出榜朝堂。有妄露薦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喻公。公奏曰。臣頃歲陛下過聽。擢贊樞密。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况仲淹非嫺親故舊。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託。進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舍人諱綜。字仲文。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忠憲公書戒之曰。惟上感君恩。次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忌善之言爲切。繼遷開封府推。又戒之曰。乍贊浩穰。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於斷一笞杖或不當。明則懼於朝章。幽則畏於陰隲。二書真跡。具在族人家。自餘尙數紙。亦與獻肅兄弟者。無一筆草書。尾但云吾押付汝而不名。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餌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嘗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爲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爲類我也。其善教如此。獻肅公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頌挽詩云。

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蓋公自樞副遷參政。宣撫陝右。卽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相也。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爲永興倅。有富家子悅娼女柳。約爲夫婦。而父母強爲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娶娼。則厚酬之。旣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顧有是邪。職方固請鞠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呪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宮師諱維。字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爲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強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群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爲應。

莊敏公諱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慍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恠耶。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蓋詩中王欲玉女。但音發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撓動。公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臟之屬。從者莫能曉。蓋燕北第產羊。俗不畜猪。驛司馳騎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之爾。旣回程。與送伴者飲。率盡酒。然公翊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醒也。蓋取隨行大盃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至委頓。臨別痛飲達旦。及敍違。馬上幾不能相揖。後聞虜中責伴者以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錄筆軒東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鎮朱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
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黃聿祥 楊靜齋 張嘯天）

G 一七六九上

